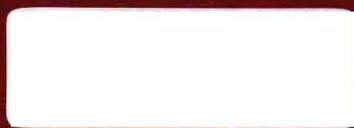


OXFORD

牛津高阶 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第 8 版



牛津高阶 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

第八版

英语原文版

原著: **A S Hornby** (霍恩比)

策划编辑: **Joanna Turnbull**

总编辑: **Diana Lea**

编辑主任: **Dilys Parkinson**

编辑: **Patrick Phillips**

Ben Francis

Suzanne Webb

Victoria Bull

语音编辑: **Michael Ashby**

英汉双解版

总顾问: **陆谷孙**

审订: **石孝殊 徐庆凯 周明鉴**

翻译: **赵翠莲 邹晓玲等**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英)霍恩比原著;
赵翠莲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096-9

I. ①牛… II. ①霍… ②赵… III. ①英语—双解
词典 ②双解词典—英、汉 IV. ①H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417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IÚJĪN GĀOJIĒ YĪNGHÀN SHUĀNGJIĒ CÍDIǎN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

出版:商务印书馆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和城大厦东翼 18 楼)

国内总发行:商务印书馆

国外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总发行: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096-9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680×1100 1/16

2004 年 8 月第 2 版

印张 166

2009 年 4 月第 3 版

印数 10 000 册

2015 年 6 月第 4 版

2015 年 6 月第 5 次印刷

定价:299.00 元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at Clarendon Street,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is English-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ommercial Press for distribution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and not for export therefrom

本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版发行，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出版发行。此简体字本只限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不得出口。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Commercial Press has made some changes to the original work in order to make this edition more appropriate for reade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商务印书馆对原书进行了个别修改，使其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需要。

本书版权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所有。若非获得本社书面允许，或能援引清晰的法律条文为据，或取得适当的复印版权机构认可，不得用任何方式复制、在检索系统中保存及传播本书任何部分的文字和图片。如需翻印本书作其他用途，须事先致函下址向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部查询。

ISBN 978-7-100-11096-9



请注意识别

此扉页用含有商务印书馆注册商标的特制防伪纸印制，有这种扉页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是正版图书。

此开本不含 iWriter 软件光盘。

出版：商务印书馆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36 号（邮政编码 100710）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和域大厦东翼 18 楼

印制：中国
中国大陆地区总发行：商务印书馆
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总发行：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八版)

(简体汉字本)

出版前言

本词典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第八版译出, 由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 我馆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其简体汉字本。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由著名词典学家霍恩比(A S Hornby) 专为母语非英语的学习者精心编纂, 开创了学习型词典的先河, 为世所公认的权威英语学习型词典。自1948年首次出版至今, 销量已超过3 500万册, 在同类词典中遥遥领先。

第八版秉承霍恩比开创的学习型词典的理念, 在多个方面有所创新。如收录更多社会热点词汇及英语国家广泛流行的词语, 增收百科词汇; 更加注重语言的生成性, 动词用法模式更加直观合理; 新设“词语搭配”和“用语库”等用法说明, 辨析常见疑难问题; 新增“牛津写作指南”, 涵盖14个有关写作的项目, 与配套光盘中的iWriter软件一道使用, 对提高写作能力大有裨益。凡此种种, 皆见这部词典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编纂宗旨。

双解版汉译紧贴英文原义, 不仅对新词、新义的译文严格把关, 也对原有条目的译文加以修正、更新。此外, 还对所有百科条目做了专项查证, 其中的科技术语均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译法为第一依据; 对未在公布之列的科技名词及其他专名, 亦延请专家予以订正, 力求准确、科学、规范。

词典一书, 包罗甚巨。幸赖各界读者的精心呵护, 使《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质量得以提升, 声誉得以延续, 在此衷心致谢。疏漏错讹之处, 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商务印书馆

二〇一四年六月

1-2427 The Dictionary 词典正文

WT1-49 Oxford Writing Tutor 牛津写作指南

V1-78 Visual Vocabulary Builder 图解词汇扩充

R1-68 Reference Section 参考信息

Advisers of the English Edition

英文版顾问名单

Advisory Board 顾问小组

Dr Keith Brown

Prof Guy Cook

Dr Alan Cruse

Ruth Gairns

Moira Runcie

Prof Gabriele Stein

Dr Norman Whitney

Prof Henry Widdowson

Consultants 特约顾问

Dr Maggie Charles

(Writing Tutor Consultant)

Prof Choong Bae Kim

Prof Paul Gunashekar

Prof Hirosada Iwasaki

Prof Masanori Toyota

Sally Wehmeier

(Chief Editor, 6th and 7th editions)

American English 美式英语顾问

Jamie Greene

Stephanie Hirschman

Karen Stern

Advisers on World English 世界各地英语顾问

Dr Modupe M Alimi (*West African*)

Tony Deverson (*New Zealand*)

Heather Fitzgerald (*Canadian*)

Prof Paul Gunashekar (*Indian*)

Megan Hall (*South African*)

Leah Kariuki (*East African*)

Dr Bruce Moore (*Australian*)

John Muitung'u (*East African*)

Joseph Noble (*South African*)

Advisers on scientific words 科技词汇顾问

Dr James Mendelssohn

Dr Geoffrey Neuss

出版说明(繁体汉字本)

2013年,《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出版65周年,英语版销量至今已经超过3500万册,其最新第八版的英汉双解版也在这个时候出版了。

曾编写包括著名的《英语用法指南》(Practical English Usage)等多本英语语法书籍的Michael Swan替本书的英语原文版撰写序言。他说,大力促成《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出版的霍恩比(A S Hornby)不仅编纂词典,还编写了英语教学用书,说明词类所属的结构,并探讨了词汇和语法之间的衔接。霍恩比的思想和工作孕育出今天的学习型词典——提供读音、主要词义、语法标识、搭配、动词和句法模式、同义词辨析、用法规则、基础文化知识等等。

经过近七十年的演化和修订,《牛津高阶》第八版的释义更准确简洁,并从语料库选录真实的例证。新版全书内容较上一版增加20%。正文修订超过5000项,增收新词1000条,包括cloud computing、microblogging、passive-aggressive等等,并广泛收录美国英语单词和外来语(从别的语言吸收来的英语词语)。

牛津词典增收的新词必须得到广泛应用,词条释义则力求全面,例如第八版增修尤其在北美地区常用的kick-ass,其他一些英语词典只收录powerful and aggressive义,本词典还收录extremely good and successful一义,并附例证,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新词新义。

词典编辑在修纂第八版之前,针对教师和学生作了广泛的调研。很多受访者表示,最希望词典能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写作,以及增加词汇量。《牛津高阶》第八版新收录的“写作指南”(Writing Tutor)讲解多种常用文体的写作技巧,并设置范文,提供各种文体常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此外,“写作指南”也收录了帮助学生准备口头报告的单元,解说制作和准备演讲材料的步骤和诀窍。

本书另备光碟版,可与Microsoft Word、Outlook、Internet Explorer等应用软件配合使用*。除附词典正文全文检索的功能外,光碟还收录涵盖十多种文体的英语写作互动学习软件iWriter:从构思、起草、写作到检查,每个步骤都附详细说明,协助学生逐步实践各种文体的写作。iWriter跟词典中的“写作指南”互相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牛津高阶》第八版其他主要的增修内容还包括图解词汇扩充(Visual Vocabulary Builder)、词语搭配(Colloccations)和学术词汇表(Academic Word List)。配合牛津3000词汇(Oxford 3000™)一起学习,可以把词汇量提升至超过7500个。

坊间其他针对非英语为母语读者的学习型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编纂的理念皆源自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较诸其他同类型英汉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支援,是一本提升英语运用水平的重要工具书。

词典编辑工作繁复琐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

* 仅限于繁体汉字本

Advisory Board and Editorial Team of the English-Chinese Edition 英汉双解版顾问及编辑人员名单

Publisher 出版人	Ben Mak 麦嘉隆	Yu Dianli 于殿利 (简体汉字本)
General Adviser 总顾问	Lu Gusun 陆谷孙	
Reviewers 审订	Shi Xiaoshu 石孝殊	Xu Qingkai 徐庆凯
	Zhou Mingjian 周明鉴	Harry Yu 于海江
Translators 翻译	Zou Xiaoling 邹晓玲	Zhao Cuilian 赵翠莲
	Wang Yuzhang 王玉章	Shi Xiaoshu 石孝殊
Consultants 特约顾问	Xiang Xiaolin 向小林	Zhang Yaoping 张耀平
	Wang Shengyin 王升印	Ma Hongqi 马红旗
Consultant Editor 特约编辑	Hugo Tseng 曾泰元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	商务印书馆 (北京)
Managing Editors 策划编辑	Franky Lau 刘浩贤	Luan Qi 栾奇
Executive Editors 责任编辑	Kelly Li 李洁萍	Liu Tong 刘彤
Editors 编辑	Benny Chan 陈文浩	Du Maoli 杜茂莉
	Clement Chak 翟善铭	Fang Ming 方铭
	Sophia Loh 罗兆欣	Huang Xiling 黄希玲
	Billy Wan 温沛恒	Liu Junhuai 刘军怀
	Natalie Lui 吕聃人	Luo Pingyan 罗平岩
	Windy Wong 黄雪孟	Qie Yifan 聂一帆
		Wu Bing 吴冰
		Xing Sanzhou 邢三洲
		Yang Ji 杨冀
		Zhang Xiankui 张显奎
		Zhou Zhihui 周治淮
Proofreaders 校对	Wong Hou-tin 黄浩天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Lee Mung-yim 李梦艳	Proofreading Team
	Andrew Lam 林耀辉	商务印书馆 (北京) 校对科
	Dawn Chow 周晓彤	

陆谷孙序

填过一首词，最后两句：“哪堪地裂天崩，还有词人吐凤”，自表不甘应和而退出公共文字领域的意思。兼之替牛津系的学习型词典多次作序，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么几句话，产生了文字疲劳和序言恐惧症，这篇八版的序言是推了又推的，并早早求他们另请高明，别到时误了事。谁知截稿期限逼近，他们透过不同途径，传过话来，依然瞄准了我。我怕误了人家的生意，虽无搏虎之力，也只好再做一回冯妇了。

出于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管它有没有“英语帝国主义”，学英语的人只增不减，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学习过程中使用何种词典为好，也是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在我本人学英语的时代（上世纪 50 年代），《牛津高阶》还是罕有的佳品，偶见少数几位侨生使用。当时坊间还鲜有牛津的重量级竞争对手，缺厄缺危之时，尤以物稀为贵，个人发现这部词典针对非母语学生的“动词模式”特别富创意且有用，虽说查了正文还要到书前去细看动词的实际用法，二次查阅，不甚方便。后来，盗版上市，购来手拥一册，更成为用英语造句作文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只是“狎生蔑”（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用得多了，渐渐发现编者 A S Hornby 的模式涵盖不足——恐怕所有模式化的条条框框都无法把活生生的客观事物一网打尽。好在牛津的词典人也有与时俱进的起码常识，一版一版修订，动词类别的划分所本，从早年语法学家 Harold E. Palmer 和 Otto Jespersen 等演进到 Randolph Quirk 这样的交际派，《高阶》教学 + 描记 + 实用的编纂初衷，得到更好的贯彻并发展，以至于《牛津高阶》的影响基本上仍是常年不衰。如果说，当年中国学英语的学生非写不可的英文句子，如“某某某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XXX leads us to march from victory to victory），其用法是否地道，第一版还不置一词的话，到了第八版，就早已解决了。一百十几岁的 Hornby 先生地下有知，不必在坟墓里辗转反侧了。而当年 [VN-ADJ] 和 [VN-N] 之类的二次查阅指示标记，为 ~ sb/sth + adj., sb/sth + noun, sb/sth + adj./noun 这样一目了然的模式所替代，不能不说更有利于学生直观对号运用。看来，编双语词典，这个 sb/sth 是个谁也不能弃置不用的缩略代用语。英语教师怕就怕，时至今日，学生用得顺手了，在不该出现缩略语的自己产出的文本上，一样任 sb/sth 满天飞——还有 esp(ecially)、usu(ally) 等等——我把这称之为词典文体的侵害。关于这一点，读者诸君可以翻翻八版另备的 iWriter，看看简缩式和缩略词如何使用才算得体。

iWriter 再往后，我欣赏八版编者把具象和抽象词汇分开处理的用心，因为具象有一目了然之效，而抽象则非花费（有时是大量的）笔墨无可穷尽其义。具象词汇包含在一个小杜登式分门别类的 78 页图解内（正文插图因此得以大减），而以抽象为主的学科专业词汇则以阴文 AW (academic word) 遍布词典正文各处。所谓的文学评论专业用词，撮其要者，撑满 4 页，似乎是作为一个抽象词汇的非穷尽性范本而陈列于附录。如此分布，有助于凸显词汇教学中，同样是实词，抽象远远难于具象。譬如电脑的“鼠”啊“猫”啊的，都有可视特质，但有谁能把 catharsis（疏泄、宣泄之类意思）画得出来？

尽管我们在课堂里教的是书写语——即便是对话也形诸文字——可语言学家有个共识，那就是所有的人类语言首先就是口口相传的有声交际方式。以前的词典“哑”的居多（包括鄙人败絮自拥的上海译文版《英汉大词典》）。《牛津高阶》以及竞争对手各家早配备了有声光碟*，有的连数以万计的例证也容于其中。安装之后，听着模仿，目接加上耳闻，多感官地接受信息，若能持之以恒，词汇、语用和句法知识长进的同时，读音也会朝着“母语化”接近。有些北方同学说到“dead”、“get”等词时，起首的辅音往往来个冲击式的“硬爆破”，而 /ai/ 这样的双母音又总是读不到位，y 变成了类乎中文“喂”的声音；来自南方的同学则不习惯于“dead”、“get”等结尾辅音的“隐爆破”，习惯性地最后单个辅音拖长，读出音节，听着像是“dead(er)”、“get(ter)”等。至于音调，可能问题更多。根据本人经验，改进语音，靠别人正音固然不是完全无用，但主要的还是靠自己听着样本复读模

* 简体汉字本不含有声光碟

仿。记得我们那时学英语，只有一架破旧的钢丝答录机放出“灵格风”The record is on the gramophone, The gramophone is on the table 和 The table is on the floor 等单调内容，或许正是因为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千百次地跟着张口出声而不过心，日长月久，那腔调便成了外语语感的一部分。学语音，确实需要一点“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种“一根筋”似的傻劲儿。词典过去被称作“无声的教师”，现在有声了，理应受到“小和尚”们欢迎。

欧美有一部分语言学家继承 1980 年代开始“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论，也有提出语言多元论的。因而才有书名从 The Story of English 到 The Stories of English 以及提法从 World English 到 World Englishes，从不同“品类”(varieties) 到所谓“三个同心圆”(详见印籍语言学家 Braj Kachru 著作) 的渐变。在这些语言学家们看来，如中国式(包括香港)的典型英语表达错误，如 to emphasise/stress on the importance (受 emphasis/stress 作名词用的“传染”)、to be lack of (受 for lack of 的“传染”?)，于交际目的无损，可算是 one of Englishes。这种“宽容”态度对于我们这样对英语而论的“他者”来说，可能值得欢迎。只是不复拘检，不再苛求，也得有个度。在一味强调流利达意的课堂里，待到学生不分 interesting 和 interested，一抬手大刺刺写出“I'm interesting in physics”之类句子，那可真是交际悲剧，在“同心圆”的最外层是否还能稳占一席之地，也成问题。为了保证最低限度的准确性和语用不出逆反效果，《牛津高阶》八版的“Which Word?”、“Vocabulary Building”、“Language Bank”、“Collocations”、“More About”等栏目，因为预设的针对性较强，我认为还是相当有用的，没有偏离《高阶》教学 + 描记 + 实用的编纂初衷。

我先前常说，编词典要“给读者正确的信息，而不是试图把所有正确的信息都给读者”(譬如 AAA 必须注明是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的缩写，至于在美国一般都读作 triple A 则属可有可无的或然信息)。现在看来这话说得不完整，应补充成为“给读者预设中他们所需要的正确信息”。高阶读者既非 fools 又非 saints，预设他们之所需当然不能像入海计沙，成功无期。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可能是个不坏的设计思路。

陆谷孙 1940 年生，浙江余姚人。1965 年复旦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现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1970 年参加《新英汉词典》的编写，是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1976 年起，主编《英汉大词典》及其《补编》和第二版；发表关于莎士比亚、双语词典编纂、英语教学、翻译等中英文论文 90 余篇，出版《莎士比亚专辑》、《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等学术专著；英译汉《幼狮》(上下卷)、《钱商》(合译)、《二号街的囚徒》、《鲨腩》、《星期一的故事》(合译)、《一江流过水悠悠》、《生活曾经这样》、《胡诌诗集》、《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合译)等；汉译英《明式家具》、《清玉》等。著有《徐墨集》等；发表书评、杂文不计，部分收入《徐墨集》和《徐墨二集》。

刘绍铭序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我在台湾念大学，常找藉口到夏济安 (1916–1965) 老师住的温州街教职员单身宿舍聊天。话题总离不开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英文写作的甘苦。言谈间他一再重复老话：学英文不能指望什么“名师”指引，一切只能靠自己。老师在上海念大学时曾患过肺病，迫得待在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我问他病中怎样打发日子。他说躺在床上抱着韦氏词典背生字。

夏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全靠自修磨练得来。已故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 主编 A S Hornby 明确地认识到学生要学好一种语文，首先要建立足够日常使用的词汇。济安先生在床上背字典，虽然是环境使然，但实际上对他掌握 a *working vocabulary* 大有帮助。*vocabulary* 是由一堆各不相同的单字凑成。一个单字的意义要看放在什么 *context* 中才能决定。“Go down, Moses, let my people go”在这句中的“down”是“副词”(adverb)。但在“The duck was plucking at the down under her wings”这句中，鸭子翅膀下的 down 是“绒毛”。

一般词典的功能是释义。修读英语的人如立志写作，光靠背诵生字不能成事。夏济安经过了“捧词典背生字”阶段后的另一个自修途径是一本接一本本地追读十九世纪英国名家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故事让他读得如醉如痴，但因为他有志写作，他读得更为用心的是狄更斯多样化的叙事文体 (*variety of expressions*)。

第八版《牛津高阶》新增了不少有关写作的专页。在 *Vocabulary Building* 栏目下出现的例句可让我们看到刻板的表述怎样转变为生动语言的过程。文章总见同一词语在同一的叙事空间中反复出现。且看出现在下面六个句子的单字 *approximately* 怎样演变：

- (1) The tickets cost *approximately* £20 each. (票每张约 20 英镑。)
- (2) How much will it cost, *approximately*? (这个大概多少钱?)
- (3) We are expecting *approximately* thirty people to come. (我们预计会来三十人左右。)
- (4) Profits have fallen by *approximately* 15%. (利润下降了大约 15%。)
- (5) You can expect to earn *approximately* £40,000 a year. (你可望每年赚 4 万英镑左右。)
- (6) She earns *approximately* £25,000. (她大约赚 25 000 英镑。)

approximately 是“大约”、“接近”、“差不多”。以上六个例句，从内容看，全可用上 *approximately* 作为“大约”的正式译文。但如每个句子中的“大约”全由 *approximately* 来负担，达意虽然没有问题，文字未免太呆板了。因此在 *Vocabulary Building* 这一栏内，我们看到了与 *approximately* 同义的多种不同说法。

- (1) The tickets cost *about* £20 each.
- (2) How much will it cost, *more or less*?
- (3) We are expecting *thirty or so* people to come.
- (4) Profits have fallen by *roughly* 15%.
- (5) You can expect to earn *round about* £40,000 a year.
- (6) She earns *somewhere in the region of* £25,000.

苏正隆序

1940年代之前英美出版的英语词典都只是为国人编纂的，很少考虑到非母语学习者的需求。譬如，名词可数不可数的问题、动词类型和句构的关系、形容词作为修饰语和作为补语的不同，都是非母语学习者难以掌握的。因此，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推出 *A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后，立即大受欢迎，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英语学习词典。

我自己中学时曾经在台北牯岭街旧书铺里买了由 A S Hornby, Gatenby 和 Wakefield 合编、1942年出版的 *Idiomatic and Syntactic Dictionary of English*，就是它的前身。高中毕业那年，台湾东华书局出版了根据1963年牛津 ALDCE 第二版翻译的双解版。我英文老师胡治国教授参与编辑工作，所以书一问世，马上买了一本。OALDCE 双解版第三版出版前，负责校订的张先信教授邀我参观，我大胆提出几个以往词典中常见的误译，如把 eat one's word 误为“食言、背信”，把 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 误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例子，张教授马上据以改正，因此《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算是海峡两岸第一本把这类民初以来误译的成语给予正确中译的英汉词典。因为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有这么一点渊源，因此牛津词典编辑部邀我为第八版写一段话，我觉得与有荣焉。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有不少特色：我自己颇喜欢的是 Visual Vocabulary Builder (图解词汇扩充)，共有 42 个主题，从“城市和乡村”、“树、植物和花”、“动物界”到“服装”、“地球和太阳系”等。每个领域除了透过精美的彩图介绍 50 到 80 个中英对应词汇，还有言简意赅的背景知识及近似词汇辨析，对学英文、从事翻译工作很有帮助。以往编词典的人不知道 living room 是“客厅”，所以把它直译为“起居室”；不知道 vise/vice 就是放在工作桌上方便夹住加工物的工具“台钳”（又称“虎钳”或“万力”），把它误译为夹断铁丝、拔钉子的“老虎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现在透过情境图解，读者一目了然，不会再混淆不清了。

除了这些主题式的图解词汇之外，词典正文中也穿插许多为英文学习者贴心设计的插图，譬如，在 bar 词条下，从“吧台”(bar)、“一块肥皂”(bar of soap)、“条码”(bar code)、“横梁”(crossbar)到“乐谱的小节”(bar of music)，就有 10 个小图片图解。此外，新增“牛津写作指南”(Oxford Writing Tutor)，从写作过程、撰写摘要、应用信函、学术论文、电子邮件，到简历的写作，都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可有效提升英文写作能力。

近廿年来语料库及搜寻工具的发达，让我们方便大量搜集语料，因此对语言的使用就有了更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这些成果都反映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编纂上。譬如穿插在词典正文里有不少用法说明：according to 项下的 Language Bank (用语库)，就说明它和 For X, X's view is that, X takes the view that, in X's view, X is of the opinion that, X believed that 都是“陈述某人的观点”，但所介绍的其他英文表达方式会让我们的写作、翻译更多彩多姿、更有变化。

这部词典对翻译也相当有帮助，具体表现在词语搭配 (Collocations)、词语辨析 (Which Word?)、同义词辨析 (Synonyms) 及中英双语释义上。我在《用 Google 统计检验英文用法》一文提到：国人很喜欢把“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译成 “We have created economic miracles.” 但英文的习惯 miracle 不与 create 搭配，而是与 perform 或 work 搭配。这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的例子里刚好都有体现。

早期的英汉词典大多只着重在帮助读者理解的层次,对于如何增强表达方面——说、写、译的能力,往往用处有限。《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提升学习者表达能力的功能,本来就相当不错,第八版在这方面更加用心。除前面提到的 Language Bank (用语库)外, Collocations (词语搭配) 例子丰富,编排系统。同一主题常用词语的搭配全都汇聚在一起,再按依其子题排列。譬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主题下,分为 Trade (贸易), Conflict (冲突), Aid (援助) 等。与“贸易”有关的词语搭配有 impose/lift/raise/eliminate import tariffs 征收/取消/提高/废除进口关税等 9 个句式, 24 种搭配; 与“冲突”有关的词语搭配有 compromise/endanger/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损害/危及/保护国家安全等 7 个句式, 26 种搭配; 与“援助”有关的则有 deliver/distribute medical supplies 运送/分发医疗用品等 6 个句式, 14 种搭配。学习者若能把这本词典里所有的“词语搭配”栏仔细研读一遍, 英文写作及中翻英的功力当可立即提升一甲子, 光这一点就值回买这部词典的票价了!

苏正隆 1975 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77 年创立书林出版公司, 并担任总编辑。长期致力于翻译教学与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在英汉与汉英翻译、词典学、英语常见错误分析、动植物名词。2006–2009 年担任台湾翻译学学会理事长, 2010 年起担任执行长。曾参与多本英文及英汉词典编辑、校订, 如《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柯林斯英语图画字典》、《书林易解英语词典》等; 曾担任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厦门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的访问学人或客座教授, 并担任台湾多个机构的学术评鉴委员。

编译者序

举世公认的权威英语学习工具书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8th Edition)* 于二〇一〇年春以崭新的面目展现于世。

正如策划编辑乔安娜·特恩布尔 (Joanna Turnbull) 所说, 编者们首先在全球范围进行了调研, 邀请世界各地师生反馈英语教学中的具体任务、重点和难点, 以及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针对反映的情况, 编者们的目的明确, 编写出内容贴切、重点突出、充分满足广大师生最迫切需要的这版词典。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 随即着手准备制作英汉双解版。牛津 (中国) 编辑部仔细对比了八版和七版的区别, 发现八版的主要特色如下:

增收新词约 1 000 条; 非正文部分大幅修订, 新增 *Oxford Writing Tutor* (牛津写作指南) 和 *Visual Vocabulary Builder* (图解词汇扩充); 另备的光盘里有 *iWriter* 互动学习软件, 协助学生互动写作; 强化 *Oxford 3000™* (牛津 3000 核心词), 核心词词目后用 **OW** 标示, 常用义项的序号后用小 **ow** 标示; 新增 **AW** 标识, 表示属于 *Academic Word List* (学术词汇), 以方便各不同学科学生学习; 在 *Notes on usage* (用法说明) 中新增两类: *Language Bank* (用语库) 和 *Collocations* (词语搭配), 进一步提高助学功能。

第八版以上诸多特色使学习者倍感亲切, 爱不释手。以新增的 *Oxford Writing Tutor* 为例, 页数不多但丰富全面, 精简扼要, 画龙点睛, 举一反三, 字字珠玑; 再加上光盘中的 *iWriter*, 如虎添翼。

牛津 (中国) 编辑部根据八版具体内容, 邀请了以下译者。

赵翠莲教授负责翻译正文新增词条、非正文部分和 *iWriter* 部分; 邹晓玲教授负责翻译正文修订内容、用法说明和正文插图。两位译者都经历了六、七两版的磨炼, 看似驾轻就熟, 实则新的挑战: 所译部分多为新增材料。所以他们仍然谦虚谨慎, 兢兢业业, 如期保质完成。

陆谷孙教授负责审订新增词条的翻译, 石孝殊教授负责审订所有非正文部分的翻译。审稿者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 反复查证, 亦如期保质完成。

台湾的曾泰元教授煞费苦心为新增词条提供了台湾用语的译法。

词典翻译实属不易, 一词之译, 辄旬月踟躇。以 *tagine* 一词为例, 赵翠莲教授费尽心思, 多方检索; 接着在译审过程中又数次修改, 始译为: 1. 塔吉锅炖菜 (焖炖加调料的肉菜); 2. 塔吉锅 (陶制、尖盖、用于烹饪和上菜, 源于北非)。又如, *Lough Foyle* 是“湖”还是“湾”? 现有的英汉词典各说不一。最后, 根据事实确定为“福伊尔潟湖”。再如, *potty-mouthed* 译为“爆粗口的”, *slugger* 译为“拼命三郎”等等都经过或启发或长久思索查阅的历程。

邹晓玲教授的肺腑之言, 道出了译者的心声: “在翻译过程中, 必然会接触到各个领域的词汇。为了准确地理解原文, 并把英语表示的意义准确地用汉语表达出来, 常常要查阅许多书籍,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有时候一个词语或句子英语很容易理解, 但由于文化差异, 很难用汉语表达出来, 或者绞尽脑汁也只能译出其表面意思, 难以将其中真正的内涵传达给读者。遇到这种情况, 必须反复思考, 仔细斟酌, 找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点, 甚至是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和一次又一次的打磨才将其译成读者能接受的东西。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身心疲惫。只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译者才深深体会到词典翻译的辛苦。”

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 编辑部和北京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精心规划, 详细安排, 具体部署。

全书的编辑加工和校对、发排、出版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〇一〇年四月至八月）：项目筹组

1. 牛津（中国）编辑部比较第八版与第七版的内容，为翻译工作定调，把新增内容分成几个类别：新增词条、作了修订的内容、几乎全新编写的非正文部分及新增的用法说明。
2. 甄选译者、约稿、试稿。
3. 制订翻译体例、各式编辑加工文件，包括字表、统一译文等。
4. 发稿。

第二阶段（二〇一〇年九月至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翻译、建立项目的数据库

1. 两位译者分批交稿，牛津（中国）编辑部抽查译文质量。
2. 审订人审订译稿。
3. 词典内容编订与排版全采用数据库处理。在这段期间，编辑与数据工程人员紧密合作，做数据转换和版面设计。

第三阶段（二〇一一年十一月至二〇一二年三月）：编辑加工

1. 牛津（中国）编辑部收到审订人校正的稿件后，与北京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合作进行编辑加工。
2. 牛津（中国）编辑部负责将各审订人、商务印书馆编辑及牛津（中国）编辑部提出的修订作最后核对、整合、修改，然后进行校对。
3. 对于专科词汇，尤其细心考证，翻阅百科全书、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参阅不同界别的官方或权威网站的信息。

第四阶段（二〇一一年八月至二〇一三年三月）：校对、出版*

1. 校对词典内容：牛津（中国）编辑部和北京商务印书馆校对科分别对全书进行严格仔细的校对；校对工作分四轮，每一轮各有侧重，按既定工序严格进行。
2. 除第八版全新翻译的内容外，编辑同时仔细校阅第七版保留的内容，对原文已显过时或译文错误或不尽完善之处重新修订、补遗。与英语版编辑保持联系，确保英文行文、注音等正确。

几十位编译校等人员从仔细项目筹组、认真翻译审订、精心建立项目数据库、全方位编辑加工、轮番校对到发排出版，又是一个紧张有序、辛勤劳动的三年。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即将出版问世了。我们深信，这部词典将是灿烂群星中明亮耀眼的那一颗。

我们纓短汲深，错误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石孝殊

重庆大学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石孝殊 1928年生，重庆大学英语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曾任教于四川外国语学院、重庆第四十三中学、南岸区教师进修学校、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大学。从事外语教学凡四十多年，兼通英语、俄语。曾执教于非英语专业初中、高中、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大学教师进修班、出国留学培训班等，英语专业大学专科、本科、中学等。曾参与多部教材和词典的编译工作，包括主编《（许国璋主编）〈英语〉自学手册》第一、二、三、四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至1987年）。

* 此指本书的繁体汉字本

Foreword

Michael Swan

When A S Hornby began the work that was ultimately to lead to this 8th edition of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language teaching was in a transitional phase. The old bias towards teaching the written language, with heavy use of translation, was being replaced in many quarters by a focus on teaching speech without recourse to the mother tongue – a movement in which Hornby was heavily involved. However, the emphasis was still largely on presenting and practising forms rather than on training learners to deploy them in natural communication. Our profession was, at that time, decidedly better at teaching languages than at teaching people to use them.

In the intervening seventy years there have been profound changes, whose nature and scale Hornby could hardly have foreseen.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ovement and its offshoots have encouraged us to analyse and teach 'language in use'. We have become skilled at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classroom and the world outside, and at producing learners who are able to use the languages they have studied for 'real life' purposes. The danger is that, as we concentrate on teaching learners to do things with language, we may lose our focus on the actual language that is needed to do these things. Discourse skills, negotiation for mean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ask performance,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our various other current concerns may well be important, but the fundamental priorities have not changed. Language teaching is, ultimately, teaching language. Grammar, lexis and phonology remain central, and an adequate command of these is as necessary as it has ever been for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day's learners of English, just like Hornby's students, need well-planned teaching and reference material to underpin their study.

Hornby's mission was to provide such material. He was by no means only a lexicographer. He wrote a widely-used three-level course, the *Oxford Progressive English Course*. His *Guide to Patterns and Usage in English*, which provi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ructures into which individual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enter, explored the interface between lexis and grammar long before electronic corpora made this an easy task. But Hornby was well aware that, of all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which a language learner must master,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and the one involving the heaviest learning load, is an adequate working vocabulary. In this connection he saw clearly that, along with a good learner's grammar, a student of English can benefit enormously from a well-produced, pedagogically-oriented monolingual dictionary. Such a work has the space to provide detailed pract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st important words of the language: pronunciations, key meanings, collocations, grammatical patterning, synonym comparisons, constraints on usage and so on. Hornby was that rare combination, a scholar-pedagogue who was equally at home analysing language and teaching a class, and he was the ideal person to produce a dictionary of this very special kind. It was perhaps inevitable that this gifted lexicographer should ultimately find himself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world's most experienced dictionary publisher. The rest is history.

Hornby would have had no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this 8th edition as a continuation of his work. It has all the features that he regarded as essential: accurate simple definitions, realistic examples, information on pronunciation, guidance on the grammatical and collocational patterns that words enter into, and notes on synonym distincti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usage. At the same time, it contains a wealth of additional features that Hornby might not have foreseen, but would certainly have welcomed. The clarity of definitions is rigorously controlled with the help of a list of 3000 keyword families. There are various useful appendices, including pictorial vocabulary-building materials. There is even a 49-page 'Writing Tutor', with language banks for different genres and further interactive guidance on the CD-ROM. The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 dictionary also provides additional examples, etymologies, and thesaurus-type information. Hornby would, I believe, have been surprised and delighted at the character of his braingrandchild (if I may be allowed to infiltrate a new word into this lexicographical heartland).

This new edition of a classic dictionary brings together, once again, the work of a distinguished pedagogic lexicographer and an outstanding reference publisher, and in doing so makes an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central business of language teaching – teaching the language.